



山客

高友良

7.5



高友良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山 客

高 友 良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3 7/16印张 72千字

1981年2月第1版

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500

书号: 10173·192 定价: 0.31元

据说，那还是在古远的年代。

在一次畲族人从南往北的大迁徙中，四兄弟与大队人马失散了。也不知走了多少时日，只见太阳升起，落下，升起，又落下，仍然是出不来的大山、沟谷、森林。天黑了，他们就随地宿一晚；肚子饿了，便将就采些野果充饥。他们希望找到自己的部族，可是在哪呀？随着日月的流逝，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走呀走的，他们按星座方向，沿着九龙溪上游，翻越白云缭绕的戴云群峰，向那林海莽莽的闽西南山区跋涉。

这些构成戴云山系的群山峻岭，自闽南山城德化主峰而出，一路东延西突，伸展开来。到这桃溪河谷的地方，形成了著名的七十七峰、八十八涧。高处望去，峰峰相衔，溪涧接连，山势峻伟磅礴。

一只黑山羊惊恐地穿过浓密的藤草树丛，跃过溪涧，向陡峭的危壁峻岩逃去。攀在高处的畲人兄弟，叩亮手中的火镰石，把装在竹管中的草捻点燃了。顷刻间，火龙枪上的引火索滋滋地冒起火花，“嘭——”地一声，只听震山回谷的一声巨响，装了火硝的古老土铳将铁砂打了出去。那只刚在峻岩上露头的山羊，歪了一下身子就不见了。

勇敢强悍的畲族兄弟，立即撒开扇面形，攀山越林地寻觅这只受伤的野兽。

“呜呜——啊！”这是负伤的狩猎物呼唤同伴的哀鸣声。四处追逐的畚人兄弟也“啊啊——呜！”向这边集拢。百丈高的大孤峰下，是阴苍苍的松涛和乱石嶙峋的沟涧。没有路，只有山羊跳越的岩壁，一根根手腕粗的伏石蕨藤条，从白云不散的陡岩上面漫下来。

围山的畚族兄弟，迅速地攀着藤蔓上崖顶。那只负伤奔逃的山羊，这时已躺倒在一个黑色的山峒子里。峒里峒外，黑蝙蝠来回飞翔。他们发现这座黑石峒的岩缝里通红通红的，冒出缕缕青烟。山羊已经气绝，被岩缝里的炭火烧焦了半只身子。这四个畚族兄弟从未见过这神奇的情景，呆呆地望着这会燃烧的黑色山峒发楞。

哦呵呵！这莫不是天降的神火？！他们就在这峒口附近安歇下来。烤熟的山羊肉的扑鼻香味，强烈地吸引着这些劳累饥饿的跋涉者。年轻的弟弟拔出腰刀，切下一块便吃，但立即被大哥制止了。他切了几块腿肉，盛在木盘子上。按照他们的规矩，再奉上羊首，恭恭敬敬地供在燃烧着的石峒口，祭奠他们的祖先和神灵。

长而弯曲的杉树古号举了起来，吹奏出“嘟——”“嘟——！”的雄浑声音。这木号，只能在他们狩猎归来或祭神时才用的。参拜完毕，这些风尘仆仆的远征者便围坐在木盘边，按老人叮嘱过的规矩，不许交谈，不能相视，悄悄地用手抓着那木盘里的肉块，享用祖先和神灵给予他们的恩赐。

这里的山羊体壮膘满，肉味鲜美。一头赛过一只小牛犊。吃着吃着，忽然年轻的弟弟惊呼了起来。原来发现对面

岬子里又有山羊。于是，兄弟们赶快收拾一下，立即循原路追去。嗨，这里何止一只！那高高矗立的岩坎上，站着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它们不走，抬起高傲的犄角，毫不惧怕地望着这四个兄弟。兄弟们不忍心射杀它们，就继续往前走。越往前去，他们发现，这种会燃烧的黑色石头，不仅那个石岬里有，而是到处都有；许多山垭岩石上都有它焚烧之后所留下的痕迹。这里山青水秀，草茂岬稠，又有天赐的神火，是多么美妙的栖身之所，是多么理想的天堂啊！这畚族兄弟们不再往前走了，就在这桃溪河畔依山傍水的地场定居了下来。以后这里就成为畚族聚居的地方。后来，不知又经历了多少年代，一批又一批饥饿的汉民逃荒进山，在下头的溪滩平洋地带定居。这样，原来山羊出没、人迹罕到的深山老沟便有了“山羊岬”的名字了。黑石头崛起的山岭，也就是传说中黑蝙蝠飞起的地方，叫它为“蝙蝠町”。那桃溪两岸大村小寨的可就多啦！有叫西园厝的，有叫畚人寨的，有叫河下村的，有叫东边里的。……因为西园厝人众族大，人们就统称这一带地方为“西园厝”。又过了一些年代，有人取那里的黑石子炼铁砂，铸造各种铁器；炼银矿石，打制银器首饰；还有用来烤茶，炼松脂的。……据说，民国三十三年，也就是一九四四年间日本人占领中国闽东南沿海的时候。有一名叫久田三木的日本商人，在泉州街头买了一串银首饰。他的兴趣不是银饰本身打制的如何精美，而是听了卖首饰的山民说到它的出处和来历。这精巧的银饰，就是工匠们用传说中那种会燃烧的石子冶炼打制的。这黑石子不是别的，正是煤！日本商人第一次听到闽南有煤，立即报告了“兴亚院”。后来据说

日本人派出了一支地质勘测队，到处挖深沟，取标本，把这一带的山川，峒穴，暴露在地表上的“露天煤”，全描了去，绘了一幅煤层分布图。但是，他们还来不及开采，日本政府就无条件投降了。这样，一直到了解放后，苦难的人民真正当了大地的主人以后，蝙蝠町的煤才得到开采。到了这里的氨厂已经投产，雪白的化肥能够部分地供应当地需要时，那已经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了。

一九六二年的春天，就象这刚刚回暖，但依然寒气袭人的蝙蝠町一样，前程无限光明，脚下却关山重重，道路险阻。

这时候，桃溪渡上过来一个人。这人姓江，单字名旺，四十多岁年纪：刚从部队转业下来到这畚人聚居的地方参加小氨建设。解放初他在这一带打土匪，搞土改，人情风俗都十分熟悉，现在向着西园厝旧地重来，心里自是一番亲切的感觉。

山区的阳春，仍然还带着几分凉意，这时日头虽已转到当顶，但它在这高山深壑中，却是那样有气没力，背阴地方，弥漫着一层冷嗖嗖的雾霭。江旺却开胸敞怀，大步流星地走得满头大汗。他边走，边浏览着这里的山山水水。当他转过一个垭口的时候，便见得满山坡影影绰绰的都是人，

这些人有的在烧山灰，有的在沤绿肥。江旺心中不解，向坐在路边休息的几个人说：“春种大忙了，怎么还钻在这大山里积灰肥啊？”

“没法子喽！今年扩种，溪后那百来亩山垅冷水田单改双，原先连作的也扩大一倍。肥料大成问题啦！”

江旺的眉稍微微抖动一下，削兀的脸上沉思起来。半天才说：“这里新建的化肥厂不是就在你们的家门口吗？”

“化肥厂，嘿，那是摆着好看的！看去一枝花，就是不结瓜；光抱窝不下蛋的‘鸡姆’！”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。

江旺心里震动一下，目光更加深沉了。这时有一个人解释说：“据说是工厂里没米下锅，没有原料啊！”

“没有煤？”江旺惊愕地问道。

“是啊，他们吃的是煤块，都是从几千里外的北方运来！你说金贵不金贵！”

江旺望一眼这周围的七十七峰，八十八涧，心里不免感叹起来：“化肥厂就建在我们西园厝，建在我们闽南煤乡，却想不到缺乏原料！”他继续往前走，好象越走两条腿越重。他从地上抓一把黑油油的煤泥，放到面前瞧啊，看的，不由地心潮起伏。这就是煤。一种蕴藏十分丰富的露在地上的白煤。这样垂手可得的煤，为什么不能用做原料呢？……

但事实毕竟是事实，江旺所到的这个小化肥厂，跟南方的许多这类厂子一样，因为原料煤要靠北方运进，现在正闹煤荒停产待料哩。江旺被人引着穿进冷清的厂院，来到厂长室。厂长侯前豹是个五十开外的半老头子，跟江旺是老熟悉，搞土改反霸的时候两个人就在一起。这时一见是江旺，一把

搂住他的肩膀，大声道：“你叫我好找！我一早派汽车去接，还叫办公室主任沈庄同志专门在渡口等，嗨，闹了半天，你却从这里钻出来！”他看江旺一身简朴的模样，咧着大嘴巴：“老样子！老样子！当年那股劲没有变！”江旺来到，显然使他十分高兴。“现在好啦老江，有你这炮兵营长，天大的困难，我们也能把它轰散！”

“靠我一个人，就是有三头六只臂也不行。先不说这些，还是让我下车间看看再说，这化肥厂是什么样子我还不清楚呢。”江旺说着抬脚就走。

厂长阻挡不住，只好前面带路。心里想：烧水等不得开锅，你这个人哪，还是当年那个样。

原料供应不上，这个工厂开开停停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江旺一上任就碰上断炊停产，这叫厂长侯前豹未免有些难堪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值得安慰的，那就是这化肥厂——松香生产搞得不错，于是就把江旺带到了松香工场。工场外头，汽车、拖拉机来往不绝，把一桶松脂从山里运来。堆场上松油过秤的吆喝声，品等论价的争执声，以及机器马达的轰鸣声，嘈嘈杂杂的煞是热闹。侯前豹脸上放光，挥着又黑又厚的匀掌，兴致勃勃地向新来的支书介绍：“这是松香场，是我们厂自己增设的项目，利润高。生产化肥老亏本，让松香补贴化肥亏损，这叫‘以盈补亏’。”他想想，觉得这样说刚来的支部书记可能领会不了，于是又往细一层，对江旺道：“生产化肥这玩艺，是蚀本生意，好在是社会主义，要是当年资本家办，早就关门了。这不是，两年就亏损几十万元！说实话，我对办这种小氨已经是毫无信心啦！”

“没有信心可不行呀！我们的‘朋友’趁我们自然灾害，下井添石，撕毁我们大氨建设的合同，撤走专家，不给备件，闹得这些大厂上不上，下不下的。你说，我们不争口气把小氨办好，还有什么路可走呢？”江旺说着，情绪有些激动。略停一下，问道：“松香搞得不错嘛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侯厂长神得意足地说，“一年弄得好，就可以赚它四五十万元，今年我们力争超过六十万元。”

江旺点点头，问道。“那么，小氨怎么样？”

侯厂长答道：“很够呛，最近北煤又供应不上，只好停了化肥，集中人马上松香！”

江旺眉头紧蹙一下，好象尝到了什么苦涩的味道一样。半天才说：“停了化肥，虽然可以不亏损，但农民需要的肥料怎么办？”进山路上，社员们在山岙里采山肥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
“这有什么法子。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呀！总不能叫我们用空手把肥料搓出来！”侯前豹两手一摊，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说话间，对面急急忙忙地过来一个人。这人三十三四岁年纪，穿一身灰卡中山装，脚上一双浅口黑皮鞋已经有许多皱折。他面孔清癯，两只眼睛里总是带着窥探人的神色。头发好象搽了油，十分光亮，并不时用手去抹它。这便是新提拔的厂办公室主任兼松香场场长沈庄。侯厂长给沈主任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一再说的江旺同志。”

沈庄好象早就盼望似地，快步上前，紧紧地，握着江旺的手，满脸欢喜地说：“江书记，我们在渡口等了你一早上

哩！没想江书记也是老山客，自己绕山路、抄近道来了。真是老同志、老传统、老作风呀！”

江旺不说什么，笑笑地把这位办公室主任打量了一下。

侯前豹见江旺注意着沈庄，便介绍说：“沈庄同志对企业管理很熟悉，工作办法多，为人精明能干。这年把，我们厂能维持着现在这样的局面，完全是多亏着他呢！”

沈庄欠了欠身子，款款一笑，“哪里哪里！还不都是靠党的正确领导、侯厂长以身作则，以及群众的齐心协力？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沈庄说着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侯前豹。侯前豹看罢恼怒地说：“嘿，这个雷杜宣，非得狠狠整他一顿不可！”江旺听了一怔，问道：“雷杜宣这个名字好熟悉啊。”侯前豹说：“怎么不熟悉，就是搞土改时那个老房东的孙子，儿童团团长呗，现在我们这里的工段长啦！”停顿一下，侯前豹说：“这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好高骛远，不听话！化肥没有原料，他硬要拿本地粉煤做什么试验。这不，闹出事情来啦！”

江旺“啊”了一声，这才接过纸条认真地看起来。

“工程师都说不行，他偏要搞，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是什么？”侯前豹咕噜着说。

沈庄没有吭声，只是注意着支书脸上的表情。

侯前豹说：“本来我想，他也是出于好心，做个检查，给上面写个报告也就算啦！可你看，这是什么态度，好象试验闹出了乱子，是我的过错似的！老沈，你跟县里联系一下，把他调走拉倒！”

沈庄好象钻到江旺肚子里去了似的脸上十分为难地说：

“书记同志，你看……”

“我看不要急着调走嘛！年轻人，还是多做工作。”江旺说。

沈庄立即连连点头：“就是嘛，就是嘛！”

江旺和厂长分手后，就独自到工人宿舍里去找雷杜宣。但小雷不在，只有人称“大个子”的青年炉工马大胜正在宿舍里生闷气。马大胜是厂里业余合唱团乐队指挥。这次本地煤粉的试验，由于他求胜心切，没有按工长雷杜宣的布置，在脱料时毛毛草草地造成了事故。这会他心绪烦乱，一气之下，把乐队指挥用的小木棒朝地上一扔，声音带哭地说：“妈妈的，老子以后再不唱歌了！”

正好这时江旺走了进来，顺手从地上拾起小指挥棒，说道：

“你们也真够大胆了，试烧嘛，没有得到厂里允许还能行？”

“我们提十遍八遍都有了，他们不肯怎么办！”大个子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“不肯，也不能这样偷偷摸摸地干啊！”江旺批评的话却没有责备的口气，把小指挥棒扔了过去说：“呶，接住！歌还是要唱的。有道是男愁唱，女愁哭嘛，不唱歌不把人憋死啦？”

大个子绷紧的脸上绽出笑容。他不认识这说话的人是谁，便问：“喂，同志，你怎么也晓得出事了？”

“化肥厂不冒烟，那个不晓得？”江旺说。青年炉工很

感叹地说：“就是嘛！多少人关心着化肥，可我们的侯厂长，就是看上那个沈庄，就是死抱那个松香！”

这时，双层床架的上头，伸出个脑袋说：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那松香能变大米吗？我说呀，这侯厂长要饿他几天才行！”说话的是徒工胡小刚，十六七岁模样，看得出来也是一个试验的积极分子。

江旺怕话长了会影响夜班同志休息，正要出去，雷杜宣回来了。

雷杜宣一下子就认出了当年剿匪的江排长，刚叫一声：“江书记！”就扑了过去。江旺扳着他的肩膀，深情地望着他。小伙子浓黑的双眉，闪亮的眼睛，遒劲的嘴角，都给人一种聪明而又勇武的感觉。使人一见面，就晓得他是从小就在这七十七峰，八十八涧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畚家后生。

这时马大胜和胡小刚才知道这便是新来的书记同志，于是大家立即围拢来，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江旺，看看他对粉煤试验的问题可能持什么态度。江旺看出小伙子的心情，却并不忙表态，半天才笑笑地问雷杜宣说：“杜宣，听说厂里要处分你哩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小雷沉默很久，心平气静地微笑着回答说：“我可以接受处分，但不能接受放弃试验！江书记，你说，我们脚下踩的就是煤，如果能把这些手到拿来的煤变成化肥，就是处分我一百次也愿意啊！”

听着年轻人的话，江旺虽然只是默默地点点头，但心里却象受到了巨大浪涛的冲击一样，强烈地震撼一下，眼眶里不禁湿润了起来。

二

“只见蕉叶不见溪”的十里蕉溪，常常吸引着厂里的钱工程师父女，沈庄、伊祝华等这些城里来的人。这连绵不绝的芭蕉树丛掩映着西园厝，园楼边高高矮矮垛稻草的四脚亭，就象一个高明的画家，用那巨大的彩笔，绘画一幅美丽的油画。经常在溪边漫步的女技术员钱秀敏，跟这景色一样美丽。这时，钱秀敏轻盈的脚步，正穿过小路向厂里赶去。但不时地侧过头去，看看西园厝那座闽南山区特有的圆形的大土楼。她身穿一件富纤花布外衫，下面是浅灰普涤棉西裤，加上她那端庄漂亮的相貌，在这如画如诗的蕉溪畔，显得更加娉婷动人。她是接到杜宣的来信，说炉子出了事情，才从省城赶回来的。她不禁心里对杜宣有些埋怨起来。她请假回家时，都相约好了，等她回来了再投炉的，没有想到刚走几天，就接到了这样的信。

钱秀敏穿过厂院，急急忙忙地朝着自己的宿舍走来。

父亲钱工程师诧异地望着女儿。钱秀敏一边放下手提包，一边诉说自己提前回来的原因。

钱工叹口气说：“这些年轻人，把一车当地的粉煤用黄泥调调，往炉子里一倒就算是试验啦！”

“不过，他们的愿望还是好的呀！”女儿说：“原料供

应不上，积极想办法利用本地粉煤，这种精神应该鼓励吆！”

“秀秀，你是技术员，怎么能只讲愿望，不讲实事求是呢？”钱工站了起来，踱着慢步说：“我们这种苏式煤气炉，出厂就标明炉的参数是块煤。要知道，粉煤利用是全国都没有解决的一个课题！”

钱秀敏被父亲一说，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她拿起毛巾，擦了擦由于赶路而汗淋淋的脸。但她不满意父亲的见解，说：“正因为人家没有用过，才需要我们试试嘛！我不信就不能闯它一条路出来！”

钱工笑了起来：“哈哈，这真是谈何容易啊！要知道，杜宣他们能用本地块煤生产化肥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创造了。要突破粉煤这个关哪，那可是难上难呢！”

钱秀敏想争辩什么，可是，钱工已接着说：“书上没有依据，外厂没有根据，怎么好贸然试炉？再说，你刚从学校出来，缺少实践，能懂什么？解放前，我们用的全是美国焦炭，解放后才用北方焦炭，用北方煤块也才是近几年的事。上几次，小雷找我谈过粉煤的事，我一直没有表态。这样的事情，叫我怎么好说呢？人家侯厂长早就不同意搞什么试验，缺料停产我也很焦急，可是搞出乱子来谁负责？秀秀，我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了，而你的工作时间还长着呢！你不会不记得爸爸为什么会到这个山沟沟来吗？”

“爸爸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女儿心里有些难过，不让父亲提起往事。钱工原是省城一家工厂总厂的设计室主任，因为对行政上在设计工作中干预太多，提过意见，险些被打成极右分子。第二年，一九五八年就以“支援新厂”为名从省城下

放下来了。这一点他倒乐得其所。但从此小心翼翼，以“别人走过的路才走，人家不说的话不说”为生活的准则。

且说这时，父女俩正说话间，门外出现了江旺。昨天江旺一进厂就到办公室拜访了钱工，这会又亲临家门。钱工心里难免觉得热乎乎的。他把秀敏介绍过去说：“这是我的女儿，也在厂里工作！”

江旺打量一下年轻漂亮的女技术员，笑笑说：“听说了，听说了，你们父女俩都是我们厂的中坚力量呵！”

钱工说几句谦让的话。

江旺说：“钱工，雷杜宣他们的事情你知道了吧！”

钱工笑笑地点点头。钱秀敏一听谈到杜宣，两只水灵灵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注意着书记的下文。

“支部决定要对小雷进行处分。我是来倾听一下你的意见！”江旺很直率地说明来意。

老钱显得十分尴尬。他思想上没有这一层准备。他从来认为要处分一个同志，是支部、行政的事，所以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。这时，钱秀敏却忍不住开口了：“我看，处分得好没有道理！”

钱工赶紧用眼睛制止女儿，但小钱毫不理会，很激动地说：“没有北煤原料，工厂待料停工，就地取材搞试验，这有什么错？谁也不是生来就这样高大，难道是因为错在试验没有一次就成功？……”由于激动，她两颊绯红，隆起的胸脯，不停地高低起伏。

江旺边听边点头：“嗯、嗯，说吧，说吧小钱！”

钱工却诚恐诚惶地显得十分不安：“秀秀，人家书记在

这里，我们应该听领导的。”

钱秀敏反驳说：“爸爸，人家江书记一进来就说清楚了，是来听你的意见呀？”

“是呀，钱工！”江旺证实说。

这一来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钱工仍然用笑声回避了回答。

江旺见他不愿表态，也不勉强。却很感兴趣地转向女技术员说：“我很赞同你的意见。不过，”江旺停顿一下，换了一种很庄重的口气说：“这次事故是很严重的，造成了炉子二十三个小时不能造气。你说，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行吗？”

钱工说：“是啊！她才从学校出来，能懂什么？再说，她是搞机械制图的，这个煤，就知道得更少了！她和杜宣他们在一个车间里，年轻人嘛，就是热情高，爱想入非非！”

江旺却笑着肯定说：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便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东西啊！”

杜宣终于受了行政上的警告处分，并调离开他心爱的炉子，到货场来。一连几天，这个青年工长闷声不响地埋头干活，好象这样就可以让身上的汗水把内心的烦恼扫除干净似的。只几天功夫，这畚族后生就象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了。

“杜宣，刚刚吃进饭，你就歇一会吧！”徒工胡小刚劝阻说。青年工长好象没有听到。

“杜宣，你就歇歇吧！”站在小胡旁边的马大胜用带哭的声音说。这回见杜宣受处分，心里最不好受的便是马大胜。